

历时2个月,徒步近200公里

本报学生记者沂山行完美收官



1032米高玉皇顶,我们到了!

本报7月8日讯(记者 张焜 学生记者 王科彤)“到了!到了!”7日,当距离1032米高的沂山玉皇顶还有50多米时,参与本报徒步沂山行的学生记者们欢呼着加快了脚步。历时2个多月,走了近200公里的路,本报联合潍坊学院、潍坊医学院等高校媒体开展的“潍坊高校新闻媒体沂山行”活动完美收官。

雨后的临朐,风中透着清凉和湿润。学生记者们沿着“东大门-东镇庙-百丈瀑布-玉带溪-古松群-法云寺-玉皇顶”的路线行进。

沂山古称“海岳”,有“东泰山”之称,能来到居中国五大镇山之首的沂山,学生记者们很是兴奋。上午10点30分,一行人来到东镇庙。这里的树树龄长,树形奇特,其中元朝银杏树,树围4.1米,高17.7米,树龄已达700多年。在这树的西面曾经有一棵雄树,西雄东雌。不幸的是,雄树后遭砍伐,从此,雌树只开花,不结果。但到了80年代初,雌树树干中又自生出一株雄树。几年后这棵银杏又开始结果了,人称“母子连体连理银杏树”。

在古树的周围,环绕着东

镇庙碑林,这些石碑经岁月的洗礼,显得斑驳沧桑。百年近代战乱频繁,碑林和庙宇破坏严重,临朐县自1985年开始对庙、碑进行修复,重建了大殿和钟鼓楼,复立碑碣100多幢,以避免文化遗产的消失。据清光绪三十年的史料记载,东镇庙共有历代碑碣360余幢,其中有范仲淹、苏东坡、刘墉等大家的题记,最为著名的当属清康熙手书“灵气所钟”碑。

从东镇庙出来,一行人来到百丈泉瀑布。瀑布从百丈峭壁上飞流之下,如白练悬挂在石上,瀑布前水雾蒙蒙,在阳

光的照射下现出一弯彩虹。

继续上山,山路变得越来越陡,队员们几乎是手脚并用上山,汗水湿透了衣服,学生记者刘瑞琪却高兴地说:“这才是真正的爬山”。途中发现山泉,有人捧清凉甘甜泉水喝起来。山上的野葡萄,覆盆子让没怎么出过校门的学生们感到新奇,纷纷去摘野果子吃。向导刘强告诉大家,沂山上气候湿润,腐殖质多,盛产木耳、蘑菇,运气好的人还能在山上捡到灵芝。

下午2点,学生记者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不远处高耸的沂山玉皇顶玉皇阁,加快了攀登的步伐。

“到了!到了!”下午4点,几名学生记者几乎同时跳上了玉皇顶上被围墙围起的平台上,一阵凉风吹来,一天爬山的劳累顿消。“1032米,这是沂山的最高点,我们到了!”学生记者们看到了沂山极顶石刻,清楚写明这里高为1032米。为了纪念这一时刻,学生记者们纷纷在玉皇阁前拍照留念。一位大一学生记者说,沂山行虽然辛苦,但这是他上大学以来的第一个重要目标,他完成了,非常有成就感,沿途所见所闻所学,更令他受益匪浅。沂山之行的经历,将会令他铭记终生。

有机会 我们还要走下去

基层记者虽身处基层,但受社会多方面的影响,可能出现文风上浮,工作不扎实的现象。为了给“准新闻人”树立严谨、务实的新闻工作理念,也是为了响应中宣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号召,齐鲁晚报·今日潍坊与齐鲁晚报潍坊学院记者工作站联合,带领学生们开展“沂山行”活动,徒步行走基层。

如今,沂山行活动圆满结束,回顾历程,这是一次很好的新闻实践活动。把学生放到新闻现场,让他们真实地去感受基层人民的生活,在实践中锻炼新闻技能;我们在采访中了解了社情民意,会发现一些社会问题,也希望能为政府的工作提供参考。

徒步行走,虽累些,但能磨练意志、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让这些准新闻人在校园里就树立起了严谨务实、贴近民生的新闻理念。有机会我们还要走下去!

齐鲁晚报潍坊学院记者工作站站长 沂山行领队 张克刚

沂山行的90后语录

“这才是真正的贴近生活”

毋庸置疑,这次沂山行活动,参与的学生记者清一色“90后”。在一步一步走完沂山之路后,我们发现,他们也能够吃苦耐劳,将困难当作儿戏;他们不害羞,与人交流起来就像是已经工作多年的人;他们还善于从生活中体会真知,且看看他们都收获了什么。

这一路, 充满新奇和感动



对于我们来说,沂山行就像一段未知却充满意义的旅程,登上沂山,虽然是本次活动的终点,却是我们学生记者参与新闻实践采访的开始。

我们赤脚冒着暴雨走过泥泞的山路,顶着烈日触摸过一段段历史风情,古火山口、孝女祠、朱虚古城遗址、仙月湖等等,每到一地,对于我们这一群在校大学生来说都充满了新奇和感动。

在孝女祠,我见到常年坚守在凤凰山上的80多岁的常吉平老人,凭着对孝文化的信仰,为了让孝德精神传承下去,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守护在孝女祠旁。还记得离开孝女祠的时候,天下了很大的雨,村里的老人们还久久呆在孝女祠不愿散去,那一刻,我被老人们的这种精神所深深震动。

随着社会孝德文化的逐渐缺失,也许在老人那,我们仍能重拾信心。也许对于常年在在外求学的我们,多给家里的父母打电话问候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尽孝的最简单最好的方式……

沂山行虽然结束了,但留给我的感动将会永远持续下去。

学生记者 黄燕伟

上山下乡 “接地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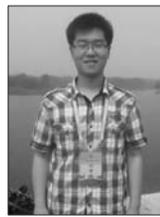
我这是“上山下乡”了。

沂山行,我的双脚真切地踏在这方热土上行走过,双脚“接地气”,写出的稿子也就“接地气”。在乔官,在柳山,我说着一口方言用聊天的方式采访我们淳朴可爱的村民,把他们朴实的话语变成我的稿子,稿子虽稚嫩却不乏真实。沂山行给我最深的体会已经内化为一种理念:到现场去,写出有现场感的稿子。

沂山行,我掉了几斤肉,却长了不少本领。掉几斤肉我依然是个胖丫头,长了本领我却不再是那个傻姑娘了。我一直处在兴奋的状态,好想大声对同伴们喊:走,再“上山下乡”去!

学生记者 王科彤

这才算走基层 贴近生活



在白浪河源头孟家峪,我们采访了鄆鄆镇文化站站长王子柱和71岁的老村支书王世信,没有想到,潍河母亲河白浪河的源头,会有那么多美丽的传说,这也说明潍坊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个城市,依旧很美。

记者如果沉入文山会海,写

出来的新闻晦涩难懂,学生记者沂山行的活动,齐鲁晚报记者与十余名学生记者一起,探访了潍坊至沂山一线的民俗风情。以前在学校不会有这样的锻炼机会,此次能齐鲁晚报记者一块徒步行走采访,不仅锻炼了自己,也感受到了在城里看不到事物,对自己无论是写作还是新闻报道上都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这真的不是在算走基层,真的贴近了生活。

学生记者 钱成

90后的“长征”



风景很美,我也拍下了许多照片,平时很少有机会去这样近的接触自然,当我举起相机的时候,眼前的美景震撼了我的心灵,不论是一望无际的麦田,还是那老城墙,都在想我讲述一段段故事。

回到学校有不少人问过我累不累?我潇洒地说不累啊。也许你会说骗人吧,真的,累的是身子,心里却很轻松没有丝毫的累,有的是充实感和自豪感。想想几乎不能被征服的几十公里,我一天就走下来了,而且收获了朋友和见识,还能有什么可说累的呢?

学生记者 赵鹏

从校园走向社会



之前自己在学校也做过很多采访,下到普通学生,上到院长处长,于是自己就开始觉得自己很

有经验了。这次沂山行活动让我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跟着专业的记者采访让我感到自己的那点所谓的经验实在是少的可怜。

沂山行活动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专业记者找新闻的能力和提问的能力。他们不会一本正经地问问题,而是像唠家常一样地闲聊。我记得曾经在采访孟家峪的一位老人时,记者问老人有没有去过潍坊看一看白浪河,老人摇摇头说自己没去过,但已经被激起聊天兴趣的老人随后说自己的爷爷曾去过,潍坊当地的人听闻爷爷是白浪河源头的人,还热情招待了爷爷。这个收获真的很意外,而这一句话,却传神地表现出,潍坊人对白浪河的那份真挚的感情。

从那一刻起,我发现,真的从校园走向了社会,真的该用更成熟的眼光去看待事物。

学生记者 刘庆涛

手携手, 向前走



沂山行活动已经完成了最后一站,作为一名参与者通过沂山行给予我的不仅是下基层的锻炼,从中

收获的团队合作互助更让我觉得能参加沂山行徒步走很幸运。作为一名还在读大一的学生记者,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潍坊人,却很少有机会能到潍坊各县、村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而沂山行给了我和我的同伴这样一个机会。还记得,从早上8点开始我们一队人要徒步几十公里,经过数十个村庄来进行采访,每次都累得大汗

淋漓,幸亏有队友们的鼓励和帮助,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回忆。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沿着仙月湖到达白鹭栖息地的时候,秀丽的山上密密麻麻的白鹭互相嬉戏、打闹,完全没有在市区生活的嘈杂。与坚持着完成徒步沂山行采访一样,保护白鹭、保护自然生态,也需要所有人携手,共同前进。

学生记者 陈冰

用行动去保护 古老的文化



犹记得第一次和同伴们踏上沂山行程的那一天,唯一的感受就是“兴奋”。早上八点从浮烟山放飞场出发,一行13人就开始了一天的征途。从浮烟山放飞场出发的那一刻我们在山下合影留念,一个个都兴奋的欢呼、歌唱,挥舞着旗帜,感觉走的路都是带风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中午在营丘镇,我们见到了遗留的齐国古城遗迹和建设中的太公祠,在村民家中了解了作为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营丘太公香制作技艺。这些古老的文化和技艺,营丘镇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和发扬下来。以后的采访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古老的文化和技艺,总有一些人,正在用一种精神和行动保护着这些,不被人们所遗忘,不被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所湮没。或许,我们都应该加入其中。

学生记者 于胜楠